



主编 韩忠良 祝 勇

布老虎 散文

春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

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王跃文/财富断想·葛剑雄/
疯癫与文明·谢宗玉/鲁迅——被逼成思想家的
艺术家·张远山/在冬天，怀念梅志·李辉/
因忧伤而高贵·刘心武/《西厢记》：古典浪漫爱
情的终结·郭灿金/华美狼心·王天兵



主编 韩忠良 祝勇

布老虎 散文

【2006】
春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祝 勇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散文·2006·春之卷/韩忠良, 祝勇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13-2956-5

I. 布… II. ①韩… ②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828 号

布老虎散文·2006·春之卷

责任编辑 施凌飞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shilingfei77@163.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28mm

字数 202 千字

印张 14.25 插页 2

印数 1—12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26528



目录

contents

新散文家 碎片：疾病

心泉美 江子 / 1

思想空间 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 王跃文 / 7

0818 山代王 财富断想 葛剑雄 / 22

隐蔽观察 疯癫与文明

游菜白 谢宗玉 / 28

2018 磊 鲁迅——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 张远山 / 33

2020 磊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辉 / 47

丰子恺与日本 李兆忠 / 51

阅读经验 因忧伤而高贵 刘心武 / 88

寂寞之上 凸凹 / 92

2020 磊 哲学原本可以充满乐趣 彭程 / 117

《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 郭灿金 / 124

私人的圣经 陈洪金 / 141

视听手记	华美狼心	王天兵/148
人文地理	苍天般的额济纳 永远的埃及	杨献平/172 王升山/180
生活场景	白菜花 公狼与少女的红围巾 天上月圆 走进举人村	黎 晶/186 黎 晶/192 黎 晶/197 黎 晶/202
前言后语	纸上的茶馆	陶文瑜/206
编余琐记	编余琐记	祝 勇/223

碎片：疾病

江子

一

在人群之中，她们在交谈。她们紧抿着嘴唇，了无声息。她们用手语交谈。可能是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她们快速地变换着手指，甚至挥动着手臂。在路过的人的眼睛里，她们像是两个张牙舞爪的怪人。可她们的脸上绽放着会心的笑意。她们正当妙龄，像两束隐藏着伤口的鲜花，在她们听不见的喧闹里开放。

她们中必有一人是哑巴，而另一个正配合她手谈。或者，她们两个都是。而我宁愿是前面一种可能。

这里是公交站台。一辆辆车头写着数字的公交车开来，把一些人卸下，又把一些人带走。而她们仍然在交谈，也许，她们要等待的公交车还没有到来。

站台是液态的，而她们是两片漂在无声的河流里的浮萍。

我总疑心数字与命运有关。那么，她们将被标示着什么数字的神秘车辆，带到哪个方向？

二

她走在火车站售票大厅。从进门开始，她甩动着双腿，用的是明显与平时不一样的架势——她的一条腿有正常的力量和节奏，而另一

一条腿，像一支不停挥舞着打逗号的笔。那是一条残腿。一条很可能是在幼年时代就已经停止生长的、与她的年龄远不相称的腿。

她费力地甩动着两条不平衡的腿，因为刻意，与其说在行走，不如说是展示。她的脸涨得通红。所有人的目光全对准了她，而她表情凛然，仿佛烈士。

——她的前面，是残疾人专用售票窗口。

因为是年关，售票大厅其他的窗口前都排成了长队。而残疾人售票窗口，买票者相对要少一些。

快速买到车票、早日回到家中是售票大厅内所有人的梦想。而残疾人专用窗口无疑是一个可以快捷抵达梦想的地方。可是，要赢得这种快捷的残酷性在于：你必须是一名残疾人。你必须让售票大厅里的管理者以及所有人对你的残疾构成指认。

她夸张地甩动着那条残腿，以此应对别人的审视和质疑。在残疾人专用窗口前的队伍里，她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对她而言，从售票大厅门口到残疾人专用窗口这一段路程，是蒙羞的旅程，还是令人羡慕的特殊通道？通过这条通道，这名拖着一条病腿的步履踉跄的残疾人，是否可以和健康人同时抵达家中？

三

在这座南方城市著名大学的最高楼，他一个人站在一边，而他的对面，是一大群人。他们心情焦虑，他却置若罔闻；他们大声疾呼，他却一言不发。从人数的对比来看，他显得势单力薄，仿佛陷入被孤立的境地。这不是哪个教授安排的作业，也不是网上公布的某件行为艺术作品的内容，更不是他们别出心裁地再做一个充满创意的游戏。事实的真相是，他们在劝说他回到他们的中间，而他在用沉默拒绝，更准确地说，他正准备从楼上纵身跳下，而他们在竭尽全力阻止他。

他失恋了。他来自农村，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来自城市的女



生。她却看不上他，对他的狂热的追求置若罔闻，甚至义正词严地拒绝、警告。他满腔滚烫的铁汁全浇在冰窖里，冰未融化，而铁汁在急剧地冷却、凝固。挫败感让他进一步对未来绝望，他感到前途未卜，吉凶未知……

他绝望了。就这样，他站在了这所大学的最高楼上的边缘，任何的闪失和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失足。

所有的人都在劝说，企图用热情焐热这块冰冷绝望的铁。这是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一言不发，却几乎力挫群雄。这场辩论比大学里任何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辩论演讲都要精彩，人们知道，为打败这个头发凌乱目光呆滞身影飘忽的人心中的死神，大家必须全力以赴。

当然，那个女生不在现场。她是无辜的，所以她不必承担罪责。

他终于向靠近他的人伸出了犹疑的手。据牵着他走下楼的人说，他的手指冰凉，脸色惨白，身体轻得就像一个影子。

来自神经病医院的数据显示，神经病医院里的病人，有百分之二十是成年和未成年的学生。

哦，谁来拯救这些后天发育不全的孱弱的灵魂？

四

他说他叫×××，来自四川绵阳，曾经和大家一样，有一个双眼明亮的童年。他说是一场表面普通的高烧，导致了他双目失明，从此，他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他说他有一个贤惠跛腿的妻子，生有一子一女。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并且体弱多病。多年来他一直靠着失明后学会的唱歌卖艺养家糊口，扛着即使对健康的人来说都显得有些沉重的生活重担。他说至今他带着手中的这把吉他已经走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现在来到了南昌，各位经过的爷爷奶奶大伯伯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对您的善良我的心就跟明镜似的您请行行好嘞——



他三十岁左右年龄，个子不高，剃着平头——这是最适合盲人的发式。在他的面前，是一辆装着简陋扩音设备的行李车。当他说到吉他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把他手中的吉他扬了扬，顺势拨动了一下琴弦，琴弦的声音尖锐、干燥，犹如脆薄的刀片在空气中划过。他贴着墙站着，既像是唯恐打扰了别人，又好像是为他的演唱让出更大的空间。

他开始唱起来。他唱的第一支曲子是同样残疾的台湾歌手郑智化的《水手》。水手，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隐喻。对一个盲人来说，永无休止的黑暗就像是一片茫茫无边的水域，而他以吉他作桨，音乐为船，陷入无穷无尽的泅渡之中——这使得他的每一声歌唱都有如濒临灭顶的呼喊。

他的夹杂着浓郁的乡音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明眼人所没有的天命的忧伤，一种隐隐的在尴尬的命运里挣扎的意味。他的嗓音里透着一种金属的质感，却又有着明显的锈色和裂痕，一声一声，令人心痛。他卖力地唱着，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屈尊的、谦卑的微笑。

这是在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某个地下过道里。过道是阴凉的，一个盲人给人的感觉也是阴凉的——他的两个深陷的形同虚设的眼窝就像两座坍塌了的阴湿的城堡。他的歌声，透过他面前简陋的扩音设备释放出来，在过道里回荡，一声一声，犹疑而又决绝，有如盲人的摸索，徒然地寻找光明的出口，透着侵入骨髓的凉意。

他的面前已经堆满了零钞。可是再多的钱再美的音乐也无法赎回他的光明。在我们这些光明的拥有者面前，他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人。

我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零钞，可迟迟不肯离开。我似乎是想分担他的苦。可是，我又如何能够分给他哪怕一小瓢的光明？

五

她是一位天使。她有天使一样圣洁的灵魂。在虚拟的因特网上，她用全部的母性和爱心为孩子们建立起了一个绿色的世界。许多问题

少年在她的谆谆诱导下回到了课堂，回到了父母身边。对整个社会来说，她的诱导无异于拯救——她击败了隐匿在他们心中的病毒，帮他们在孱弱的心灵里筑起了防火墙。她的事迹，被几家大小媒体大肆炒作，在记者们夸张的笔下，她被渲染成一位圣母一般的人物。

而她有一张魔鬼般狰狞的面孔。如果她在人群中猝然与你相遇，你会在恐怖中怀疑，她是显形的亡灵。现在，她坐在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在介绍她时，她那张看起来可怕的脸上既看不出激动，也分辨不出悲喜。

很多年前，她只是某个乡镇单位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会计，过着与其他家庭主妇毫无二致的相夫教子的生活。可是，一场偶然的大火改变了她的生活——在那场大火中，她身体的烧伤面积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从这场大火中活过来之后，她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已没有健康的身体，却要追求一颗健康的灵魂。她学会了电脑，学会了上网，用她那双惨不忍睹的双手在无序的网上重新建立起秩序，把她因为灾难变得无比博大的爱撒播在无数有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网名的孩子们心中。她有上千名小网友，他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网络妈妈”。

在主席台上，她语调平静地讲着自己的故事，没有荣辱，也超越了悲欢，就好像她述说的是与自己无关的人的故事。

也许没有这场大火，她依然是多年前的那个普普通通的女人。那场大火毁坏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却因此离天堂更近了一步，这是她的幸福还是不幸？难道——难道从人群中托举起一名天使，一定需要一场大火一样的可怕灾难？

六

那么我们就是健康的吗？你，我，他或她，我们这些混迹于人群中的四肢健全的人，就是健康的吗？

想起北村的小说《水土不服》。一个叫康生的天才诗人，他纯洁得就像一颗夏日的早晨荷叶上的露珠。可是生活毁坏了他——他的妻子背叛了她，他也在一次醉酒后被一个堕落的女人所勾引。他去兼职，可是看到的到处是做假账，是人与人之间的欺骗、撒谎、利用，失去公正和透明的竞争。在康生的眼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信誉，没有了美和爱。他烧掉了所有的诗稿，在两次自杀失败后，他把二三十个啤酒瓶砸破，一个个尖口向上倒插在地上，再一次从楼顶绝望地纵身跳下。

康生最后一次自杀时发出的那一声冗长的惨叫声，我听见了。而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当了插入他身体的玻璃。

北村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即使死了，我们的骨灰都是一把有罪的灰。

七

疾病是残疾人身体（或心灵）上的伤口，是可怕的灾难遗留的证据。每一个屈尊活着的残疾人，就是灾难过后留下的活口。他们活着，暗示着这个世界包藏着伤口，他们活着，构成了对我们身体中原罪的指认。

我们活着，怀着修复和赎罪的隐秘愿望。



我们把肉体 放在何处

王跃文

人之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抑或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唯余冷灰。

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类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鲁迅先生尖刻地讽刺过那些拔着自己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做过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人类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非如此不能悟道。人们肉体的丰富感觉，它所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

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唯独不在人的肉体里！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康德有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中国文化中，康德所言心中的道德法则，即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此等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的美名，也不是因为孩子呼救的声音刺耳难听，确实因为心中有所不忍。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此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孟子说的这四端，就是人性中的善。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内心自然生长，像小树长成大树，花苞开成花朵。只要听凭善的本性滋长，人皆可以为尧舜。

身体发肤自然受之父母，人性的善受之哪里呢？孟子说，善来自于天。他说的这个天，不是自然界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不是陶渊明所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中的命运之天，不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中的主宰凡人之命的天，而是意理之天，道德之天。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天，即是一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

于是，人的肉体 and 人性浑然而来，人的肉体 and 宇宙道德第一次连在了一起。这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开端。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难言也”。它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它是一种宇宙之气，超乎人的道德之上。然而，这种浩然之气同样可以养在人的心里，运行于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最要紧的它必须寄居于人的肉体。

但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存在于什么样的肉体里呢？或者存在于什



么样的肉体里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心灵？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四六九年到公元前三九九年的古希腊。他的身体就是与常人不同的：面孔酷似野兽，体魄异常强健。宴会上，他是铁打的汉子，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人。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之后，唯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继续来到广场上唇枪舌剑，驳倒他的对手。

苏格拉底对严寒的非凡抵抗力也让人惊讶。寒冬天气，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羊皮袄，裹上毡子。苏格拉底依然穿着平时那件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苏格拉底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

苏格拉底强健的肉身与他令人生畏的智慧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敏捷的思维必须要有强健的肉体才能承载。有时，苏格拉底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着。中午到了，人们议论纷纷：从黎明起他就站在那里思考问题！夜幕降临，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床搬到外面，观察苏格拉底的动静。他们看到苏格拉底就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阳升起了，苏格拉底对着太阳，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象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略许可以看到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的。他更是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托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但孟子轻视感官的“命”，却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

的人性，并不包括与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他认为唯此四端，人才区别于禽兽。这是人的高贵优越和独特之处。“命”与“性”虽然都是先天的，但肉体感官的需要是“小体”，单纯追求“小体”的满足是小人；而仁义礼智是“大体”，追求“大体”则为大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于是孟子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从孟子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乏。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乏的缘故？孟子生于约公元前三七二年，死于公元前二八九年，活了八十四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肉体的世俗生活充裕有关？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加。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宫，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孟子的同代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



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办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办呢？

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

孔子又说，不错，但还不够。

又过一些日子，颜回又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办呢？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做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

什么是坐忘呢？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

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体，闭塞耳目，离析肉体，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道。

庄子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肉体的态度。庄子眼里，人的肉体只要顺其本性，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

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因为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皮囊，把它忘个一干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子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物化，如此同于大道。于是栩栩然蝴蝶，或蓬蓬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

我们承认庄子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高妙。他实在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生痛苦、感受痛苦的肉身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问痛苦因何而生，怎样解决痛苦呢？庄子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撤销了。其实庄子这种解决痛苦的方法，浓眉长髯的老子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怀疑的是老子或庄子，他们自己真正做到了“无身”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

孟子和庄子，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

庄子没有想到，他死后两千年，西方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伸出指头，轻而易举就点住了他的死穴。费尔巴哈写道：思维活动是一种机体活动。他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物质。他认为，表现在感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感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身。感觉直接产生于肉体，产生于口鼻眼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肉体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肉体上，而且只能表现在肉体上。费尔巴哈给肉体赋予了哲学的尊严。

庄子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感受到他所津津乐道的至乐？当感受痛苦的肉体彻底废弃之后，感受至乐的肉体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更何况庄子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高度智慧的

